

太原印象



太原交通叹今昔

兰宜生

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我在太原生活将近30年，对当时太原特别是西山地区的道路交通有深刻印象，可以说是极为不便。西山官地矿区的石子公路颠得自行车都快散架了，下坡时车把乱晃，没有点力气都把不住自行车方向。出了矿区有了柏油路，但道路很窄，煤屑、尘土飞扬，公交车非常稀少。

因为矿区生产规模持续扩大，职工及家属人口增长了十几倍，而公交车增量有限，使得每趟公交车都人满为患，想挤上车绝对是个体力活，也是个技术活。挤车必须紧贴车厢外侧向车门挤，所以公交车虽然车头车尾满是黑灰，但车门两侧却一尘不染。

上车不容易，下车往往更难，途中经常会听到有人大喊：“下车了！”“下车了！”“停一停！”“停一停！”司机因为顾忌站牌下密密麻麻的人群无法搭载，只能甩站，开出几百米后才停车下客。这时还要看你的运气和力气，能否挤下车，有人不得已多坐一两站才能“脱身”。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我在山西财经学院读书及留校任教期间，每周六回西山父母家都是一次考验，先乘27路车从老军营到迎泽大街，接着乘1路车到下元，再转乘7路车到西山。读书期间，为了节省3角5分车钱，也避免被挤得狼狈不堪，有一段时间，我坚持骑车20公里回家，路上煤尘、沙土不时扑面而来，特别是冬天顶着西北风和煤尘一路上坡，费力还在其次，沙尘迷眼往往是必然的。有一次我从学校骑车回官地矿，走到白家庄胜利街大坡推车往上爬时，心中正在默默背诵《长恨歌》中“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的诗句，忽然一股狂风卷着黑黄的沙尘扑面而来，呛得我喘不上气来。

结婚有了儿子后，周末怎么回家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题，抱着两三岁的儿子挤7路车更需要勇气和耐力，妻子常视回西山为畏途，必须有强大的思想工作作为精神支撑。我们也试着骑自行车回西山，但因为一家三口被煤尘弄得灰头土脸而最终放弃。

俱往矣！如今太原的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我大为惊叹。去年我在太原乘公交车，不论在市区还是西山地区，每次上车一般都有座位，车内宽敞舒适，偶有满座的情况，也会有年轻人起身让座，体现出尊老爱幼的良好市风。

更让我感动的是，65岁以上老年人凭老年公交卡可以免费乘坐太原地铁。今年从上海自驾回太原，更加体会到在太原驾车出行的便利。从西山到尖草坪三姐家，以往乘公交车需两三个小时倒三趟车，如今开车只要二三十分钟。从尖草坪到南内环街的山西财大北校区，之前从北到南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车程，如今驾车只要22分钟。而且太原对本地车、外地车一视同仁，快速路、中环线畅行无阻，外地车主感觉方便友好。

太原在中环线贯通后，再加若干条快速路，城市交通难题已大大缓解。已经开通的地铁2号线，加上即将开通的地铁1号线，可为便利的太原公共交通锦上添花。

灯下絮语

唯有贤者留其名

张素琴 文/图

在太原狄村街这个平常的小巷内，有一个清静幽雅之地，因为出了一位大人物而带上了传奇色彩。这里是唐朝名相狄仁杰故里，现已改扩建为狄仁杰文化公园。

文化公园以狄梁公祠、狄公故居两处建筑群及唐槐、狄梁公故里碑等为主要元素。

走进狄梁公祠，狄公清正廉洁、勤政为民、执法公正的人格魅力，历经千年，愈发厚重，让人不禁心生崇敬、景仰之情。

在东侧殿内，陈列了历代名人对狄仁杰的评价。据《旧唐书·列传第三十九》记载，狄仁杰的伯乐阎立本评其：“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武则天制袍题字以赐：“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而赵国胤的评说足见狄仁杰的智慧谋略和他的为政之艰辛：“则天，一女主耳，虽刑罚枉滥，而终不杀狄仁杰，所以能享国者，良由此也。”短短数语，勾勒出了狄仁杰的人格魅力。

忠君、爱国、爱民，把这三者做好，可不是一件易事，狄仁杰却很好地把它们融合在了一起。他不畏权贵，护国爱民，而且还能让自己以完好姿态伫立于世，实乃高人。据《旧唐书·狄仁杰传》记载：唐高宗出巡，地方官员因迷信，欲征发数万民夫另辟御道。经狄仁杰劝说，这一劳民伤财的工程最终作罢。唐高宗得知后赞狄仁杰：“真大丈夫也！”

《资治通鉴》记载：高宗年间，左司郎中王本立倚恃皇帝宠信，骄横跋扈。狄仁杰弹劾王本立，请求将其交付法司审理，但唐高宗却下诏宽宥。狄仁杰谏道：“国家虽然缺乏人才，但却不缺少王本立这种人。陛下为何要爱惜此人，而亏损王法呢？如果陛下一定要宽赦王本立，就请把臣放逐到无人之地，作为以后忠贞之臣的警戒！”王本立因此被治罪，自此朝廷风纪肃然。狄公处理

事情的方式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公祠大殿内还陈列了狄仁杰的谏书，字如其人，工整方正利落。公祠东西两边的碑廊陈列的是宋黄庭坚和元赵孟頫两位大书法家墨宝的复刻碑，碑文为宋代文学家范仲淹所写的《唐狄梁公碑》。

狄公故居是狄仁杰儿时生活过的地方。这里采用唐代传统住宅布局，主要展示了狄仁杰传说故事和大唐时期的民风民俗。

公园内最打眼的就是唐槐了，树龄有1300多年了，据说为狄仁杰母亲亲手种植。树冠大且绿，生机勃勃，树干粗壮，估计得三四个人才能合抱。树下是清道光年间张廷铨立的唐槐碑。公园东南角处还有一处狄梁公故里石碑，由清朝阳曲县令戴梦熊所立。

狄仁杰文化公园，来一次是不够的，得认真观摩，细细品味。纵观狄公一生，颇为感慨：狄公是一个好人，更是一个有大智慧大作为的好人。

做个好人不难，但是做个有能力的好人却不容易。有时间，您不妨来此接受廉政教育的洗礼，学习狄公为人从政之道，净化自己的心灵，提升自己的见识。



唐槐

“祥瓜”吟

张玉虎

近年入住小区，地处郊野，墙外有荒地少许。吾与老妻均退休，不甘坐享清闲，乃动手拔草，挥锹深翻，辟为小园。谷雨时节，掩瓜数窝，不图秋后口舌之鲜，只求春夏观赏之乐也。

下种之后，盼苗出土，有希冀之乐；新芽露头，鹅黄喜人，有珍爱之乐；藤蔓既长，浇水施肥，有劳作之乐；黄花怒放，蝶舞蜂飞，有审美之乐；花谢瓜成，长圆分明，更令人乐不可支。

有小园一方，南瓜数株在彼，遂成老两口之精神家园，一日三往返，晨昏两探视。有败叶枯焦，小心摘除；见侧枝逸出，断然剪去。认真查查，虫害几处，仔细数数，坐瓜几何？

忽一日点瓜之间，发现异象——在一枚瓜蒂上，开有双花，孕有双胎！老叟年逾古稀，种瓜数载，未之见也。于是，既惊之异之，又喜之乐之。

古之人，稻生双穗，谓之嘉禾；麦秀双歧，称作瑞麦，皆吉祥之兆也。今吾瓜孕双胎，当何命之？询问“度娘”，无果而终。思索再三，吾将其命为“祥瓜”。

于嘉禾，《三国演义》有“麒麟降生，凤凰来仪，黄龙出现，嘉禾蔚生”之句。于瑞麦，唐诗中有“瑞麦生尧日，芄芃雨露偏。两岐分更合，异亩颖仍连。”之章。今之日余见“祥瓜”，不甘沉寂，乃吟曰：“瓜瓞绵绵，福运久长；瓜籽密密，子孙满堂；瓜味甜甜，如怡如糖；瓜胎双双，兆吉兆祥。”以此自娱也。



人间百味(水墨画)
牛力 绘